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亦玉堂稿卷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校對官中書臣葉棻

謄録監生臣李涵圖

亦玉堂稿卷四

明 沈鯉 撰

典禮疏

臣聞古昔帝王法天出治置天下於禮樂教化之中而其效至於格天配地後世治多茍簡徒以法術把持天下而大化不可復覩是豈不知禮之可以爲國哉非運際亨嘉則不暇非道合明良則不暇非灼見乎流弊之

已極頹風之當反若不可一日而苟安則不暇然則禮其有待於時乎恭惟我國家中天起運比跡陶唐列聖繼承重熙累洽葢二百餘年於兹矣試觀漢唐宋之盛有足以當此者乎我高皇帝再闢混沌經綸草昧其時痛掃元俗之穢意常患其不文及其既也遞增遞損又不免文而太過所有大經大典微儀微節有未盡合於古及有反失其初者有志之士每每咨嗟嘆惜謂當此聖代際此明主不及反正一洗衰世之陋以復隆古之

風則是有司之過而後世尚論者必曰今日有是君無是臣也豈非臣輩之恥哉夫難持而易𢢼者志也難得而易失者時也及此之時修其禮樂一其制度寓刑政於教化之中使天下不言而信不令而行不賞罰而勸威者此時君世主見謂迂緩而大有為之君所為皇皇汲汲必責其成於三公九卿百執事而後即安者則皇上今日是也臣叨侍從日久而玆又謬膺典禮重任誤受聖明之知愧乏涓埃之補目擊時流圖維風教竊議

方今典禮除見行會議及奉旨題覆外所有相應斟酌變通凡一十二事一曰郊社之禮二曰宗廟之禮三曰常祭雜祭之禮四曰宮闈之禮五曰朝廷之禮六曰預教皇子之禮七曰公主下嫁之禮八曰遣官聽獄之禮九曰京師搢紳往來之禮十曰各省郡縣有司士夫往來之禮十一曰議處宗藩之禮十二闕凡臣所言者上之必稽乎祖訓而下之必順乎輿情雖不敢盡流俗之徇而亦不敢為過高之論伏惟皇上念泰運之難逢明

良之難合風頹俗敝之當反千載一時之難再僨然而聽油然而思斷然率大小臣工而酌行之則天下幸甚其一曰郊社之禮夫國之大事在祀而祀之最大在郊自古禮殘缺後儒穿鑿而五帝六天分祀合祀之說迄無定論則以不深考於經而折衷於聖也葢王者父天母地父母以合饍爲經故郊社之建雖分爲二而地天之饗嘗合爲一合非共饗一壇之謂也地相接祭亦連舉古人大祭必繹類三日而畢事以是故耳唯周禮冬

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澤此以專饗為義而不相侵者又或天神地祇間有專行禱祀而不相濫者故有分而不合之祭其餘或因名山以升中於天或因吉土以饗帝於郊每祭必卜每卜必兼社此不易之禮何以徵之月令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夫五穀生於土者也豈有賽稷神而不賽后土者卜之日王親立於澤宮以聽誓命澤則方澤之澤耳以是知元日郊天之必兼社

也天子又以季秋饗上帝於明堂夫季秋之大享㦸百物之告成也故合天神地祇人鬼之至尊至親者而齊饗之豈有配及祖考而反遺於地祇者周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說者以爲合祭天地之樂章是也以是知季秋享帝之亦兼社也又不特王畿之郊祭爲然即省方之郊祭亦然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又曰柴望秩於山川又曰柴望大告武成曰類曰柴皆祀天之禮也然必及於六宗山川羣神而

獨不及后土則郊必兼社之謂也而類之一言尤當深味凡言帝者主宰之稱也上帝以理言則乾元是已其尊無上理必寄諸神而後靈如以神言則天帝固尊於九天之上后土亦尊於九地之中皆可以稱帝也易象雖以乾父配坤母而后土亦屬象帝非若皇后之專理内事者故曰類於上帝言亦以上帝之饗饗之也道家亦有四皇之號儒者外之而髙皇帝不以爲誕也亦頒其敎於天下而不廢其享豈亦肆類之遺意耶臣以爲

四皇並尊之説終非麗於六籍存而不論可矣若后土之合祀於郊此非類祭之義而何中庸篇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註之者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竊以爲精當曰不言后土者后土即上帝之類也以是知古者郊社二祀雖有分合之期而其常主於合也明矣既主於合然則圜丘方澤之專祀可廢歟曰豈謂其可廢也古者郊社之祭歲凡九舉如冬夏二至之分祭何用卜而合祭則必卜蓋舉一郊則天之百神皆從舉一社則

地之百祇皆從唯后土匹於上帝有專尊而坤元亦統於乾元也卜叶則天允而后土以下孰違之合祀之所以不得不卜也葢分祀者什之二而合祀者什之八矣安可執二裁八以泥古哉然使此禮在成周以前委不嫌於分合並舉唐宋以來天子每歲一郊以爲常則奈何不從古人之常舉者而從暫舉者哉况於元日祈歲之郊天子原未嘗不兼社也稽我太祖高皇帝初即位時亦做周制爲圜丘方澤分祀者數年當此天與人歸

之會德且娩於放勲格天而每臨祭祀風雨時作因而氣序失軌年穀不登聖祖疑之至洪武十年始悟分祀之非爰定合祀之典自是每臨祭祀景霽風和年歲豐登屢貽靈貺載在御製歌可考也此先天而天弗違之証也迨世宗肅皇帝入繼大統鋭於更化善治偶信大學士張璁等八十四人之言而不用尚書方獻夫等二百餘人之説遂使皇祖之深意不明而孔壁所傳郊社事上帝之明文日晦天分地析天後地先天子以頻數

之故歲不得一親行事祀既不專神無常享揆之天意豈遠人情夫人君之於天地猶人子之於父母豈有終歲而不一見者是以太祖於洪武九年定議郊社大事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誠重之也是故與其再舉而憚煩孰若一行而存禮況原出於高皇帝之更定而遠符於古帝王之制作孟春卜日合祀南郊每歲親行著爲甲令蓋今日之第一義也然則今南北郊之制可革歟曰何可革也冬夏迎氣之說可以兼而行也然則圜

丘宜改作歟曰何必改作也太祖之合祀也即圜丘舊址爲之禮所謂掃地不壇者是也迎氣之禮從古既簡丘澤之界從今可近於是先禮郊而後禮社即分即合豈不便哉若揆虞書肆類周頌合饗之禮文自有元日之令甲在矣然則郊之日必百神從祀歟曰此雖古禮而今亦毋用太拘也按禮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日月統百神者也非必百神悉從祀也舜類上帝而後及於六宗山川百神非必一時盡舉也今南北郊

之祭諸神必各以類從朝日夕月之祭又行於春秋分至於社稷山川古令帝王賢聖諸神又各有祭天子或親行或遣官其禮去古未遠也斯亦可以無議也

其二曰宗廟之禮夫天子七廟古未有也其起於三王之家天下乎記曰有虞氏五廟夏因之無所據也商七廟見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當其時商始一再傳也而七廟蓋因夏制官天下者始祖與四親止五廟五廟之外別無祧廟同於侯國之五廟而已祭必及於四

親者服盡而後祭盡也遠必追於始祖者有始封而後有世及也廟制無加於侯國也古有世諸侯而無世天子矣又古者人壽百歲以上四世尚在一堂至緦麻乃别為族禮縁人情雖欲不享四親合始祖而立五廟不可得也葢不特天子之情為然庶人之情亦然故子思述周公上祀先公之禮曰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然則士庶亦如天子之願享四親矣曷為制禮者但能盡大夫以上之情而不能盡適士以下之情歟曰

此非理也勢也葢上世有不葬其親者未葬而始導之窆則不封不樹豈其爲陋未祭而始導之祭則追考及祖豈曰啇此官天下者以錫類未盡之餘孝留之後王也若夫家天下者傳世既久親盡當祧何忍一旦遽夷諸壇墠之鬼於是乎有二祧廟祧廟之外尚有壇墠以禱遠祖而後乃去墠爲鬼周以忠厚開國即祭法亦一驗也戴記載之備矣天子廟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庶人祭於寢等威之辨也五廟者月祭及於皇

考享嘗及於始祖有一壇一墠而無二祧室三廟者享嘗亦及於皇考而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則爲壇祭之二廟者亦有一壇考與王考享諸廟皇考無廟禱諸壇官師有考廟而無王考廟則同無廟之庶人僅合考與王考而祭之夫祭不及於皇考非情也周公何以不推上祀之禮以逮之此匪獨以賤不齊貴之難備禮實以貧不逮富之難備物故也唯我高皇帝均士大夫以四親之祭特不及於始祖追世廟兼勑士庶得追始祖而

祀之豈非以唯聖盡倫之心立唯王盡制之極超出三代以上者哉然而七廟九廟之辨則迄今之大疑也又當擬議文武二世室之時不酌古何以凖今也據鄭玄所觧昭穆世室在七廟之内而王肅駁之謂七廟及於五世六世無服之祖孰是乎曰皆是也然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今以先儒所攷周家一代之制覈之不得不從肅議葢周公未嘗追王之先文王雖稱王九年然而未偹七廟文王沒武王既受命矣周公既成文武之

德矣於時當祧五世祖高圉則不但情有所不忍而監於夏殷天子七廟之制亦不合安得不起二祧室以演高圉亨嘗遞遷太王王季焉至於穆王升祔之次文王又當入於祧廟中而文武二王不可祧也然又不可以二祧室待二王葢祧室但有享嘗而無月祭與始祖四親不同豈所以居不祧之祖乎則安得不另起文武二世室以成九廟也故周自厲王以前天子之廟本七自宣王以後天子之廟始九其議在有其廢之莫敢舉也

追王未及之五世祖祭既廢矣安得復舉諸壇墠中而上祀之然天子又不可仍五廟之舊此所以必合二祧廟而成七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上祀已及之七世祖祭既舉矣安得遽廢諸祧廟中而壇墠之然太廟又不可槩四祧之室此所以必更二世室而成九也世室亦何必九哉祖功宗德原無定額武王後倘復有如文武二聖者出烏知二世室之不再加而成十一廟耶臣實爲聖朝祝之總覈天子之廟制除始祖百世不遷外從

高曾祖考四近親以上合二祧廟而七者祀顏之常從二祧二世室四遠親以下合高曾祖考而九者祀顏之變也然變而不失爲常者也設以世室從周祧室從夏殷於禮於情更協則我明其獨盛矣我太祖身集大統德業邁於文王一傳即有成祖爲貽世室甫數葉而德可宗如孝廟功可祖如世廟者出矣得其一即可以當周家九廟之鴻名七廟之實饗而今且踰之猗歟盛哉其議禮尤有光於前古我太祖初建四廟定享禮未幾

又建太廟爲同堂異室之制此猶草創之初也迨世宗
皇帝倣古禮創九廟始正太祖南面之位而定成祖世
室之享歲時序昭穆分可謂大聖人之作爲矣惜當時
儒臣考禮未精不能無失其一曰德祖當遷而祧之名
稍遽也其二曰三昭三穆不當在世室之外而襲唐宋
之陋規也何以明其然也德祖乃太祖所立蓋嘗正位
南面矣即不得比稷契爲商周之始祖而亦未易以議
祧若曰仍其原廟而更爲太廟以尊太祖則可耳然則

仁祖之祧亦非歟曰其失自此始也當太祖時郊祀嘗以仁祖配天矣孰謂配天之祖可祧也豈惟二祖即四親之廟而皆不可祧也雖然業已祧矣將如之何曰今之祧廟在寢殿後仍之而更其額爲原廟可也其太祖以後有應祧之祖則當祔於寢殿之夾室而不可同於四祖四祖者太祖所立也如何而可以下同於子孫也然又不必別立廟即以今廟改題是亦猶今孔廟有啟聖先賢廟之意也每祭必先原廟而後太廟禮有隆殺

祭無遠邇四祖之心安則太祖之心亦安臣前覆太常寺祧廟之説而不及言其非者正有所待也乃若九廟之是非則當求端於五世而斬之理廟至五而盈矣夏因虞不得已而益以二祧廟周因殷又不得已而益以二世室皆其時然也我朝正復古之會則反周季之九廟以還夏初之七廟也何難而非開天如聖祖詎能獨斷及此今則時已過矣要之二昭廟不祧之主則歸之昭世室二穆廟不祧之主則歸之穆世室是即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若謂總世室四親與太祖之廟不止於七世則太祖與三昭三穆亦豈止於七世哉書稱觀德之義舉其槩則然耳稽古制三昭三穆畢竟當在世室之内也然則今日同堂異室亦有可議者乎曰有昭穆之位未正也禘祫之義無關也何以言昭穆之位未正也父子昭穆異兄弟昭穆同禮也昭穆以父子爲别而不以傳位爲世禮也是故孝睿二廟一世者也武世二廟一世者也其五世祖爲英廟六世祖爲宣廟

必如王肅所言七廟則宣廟尚在未祧之列若如鄭玄所言七廟則英廟亦在所祧之中臣以爲斷斷當從肅說是在皇上淵籌而獨斷之臣又惟七廟九廟同堂異室之未定猶可言也昭穆世次之不正不可言也是故爲九廟七廟則二廟一世者當同坐而異位此不易之典即唐宋以來亦未有謬悞如今日之甚者也是故不可以不正也何以言禘祫之義無聞也曰禮有時禘時祫有大禘大祫大祫三年諸侯所同也大禘五年天子

所獨也時禘時祫非所以論於貴賤也今大祫之祭行於歲除則猶時祫也大禘之擬於丙辛孟夏止嘉靖間一行而罷則無大禘也大禘不行猶以不得初祖為解當宋時君臣嘗有譜系不明大禘可罷之説不得謂之缺典至於舉大祫而棄之則何以示等威之別而備一王之典此臣之所未解也必也時祫止於祧廟而以太祖居中成祖以下列昭穆之次大祫及於原廟而以德祖居中懿祖以下列昭穆之次其親王在兩壁功臣在

兩廡各得配享則一代之憲章備矣至於大禘似當別論冉有之對孔子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況大禘之禮何禮也而臣敢輕論之哉則唯聖主加之意耳或又曰國朝有三大禮至今有遺論焉建文君之革除也景皇帝之削號也獻皇帝之祔廟也其在當日亦既詳乎其議矣而終無以服天下之心塞忠義之口何也曰固然也是當時儒臣之失也方建文君之遜國也誤以為自焚矣成祖問葬禮於侍講王景景對曰當葬以天子之

禮遂備天子禮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輟朝三日何者痛其非有亡國之罪也他日成祖又曰吾之來效周公輔成王耳夫成王賢主也夫其生也有成王之賢其沒也享天子之葬使當時廷臣執此以諍必有以開悟聖心葬以天子則必祭以天子有一日之成王則有一日之年號廟祀國史焉得而廢之今者廟祀已矣世代祧矣可以無議矣惟是年號當復一向因仍無以體成祖厚葬不忍之心成國家一代光明之制臣故曰儒臣之失

也方英廟之復辟也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至憲宗皇帝復諭羣臣曰朕叔踐阼戡難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姦臣讒搆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法朕承大統用成先志遂上尊謚復位號孝哉憲宗善成先德使當時廷臣以廟祀為請宜無有不從者卒使戡難保邦之主曽不得享太廟一席之榮臣故曰儒臣之失也惟是獻皇帝祔廟之說則稍異於是此亦當以二帝三王之舊章

裁之葢獻皇之當稱帝而不止稱王當饗帝祭而不止王祭也此於虞舜尊親養親及成周追王上祀之禮可徵睿皇之可建原廟而不必序七廟可以宗德特享而不必以祖功配郊也此於虞夏郊嚳宗堯郊鯀宗舜及成周祖文王而宗武王之禮可徵前一議者當時大學士楊廷和等未察而誤執爲人後者爲之子一句禮文以蔽孔孟追王上祀大孝尊親之旨則張桂方霍諸臣言之詳矣獨後一議闡揚未透故僅能點出繼統不繼

嗣之説以動帝聽而印諸有虞氏之所以尊瞍而宗堯夏后氏之所以郊鯀而宗舜周公之所以上祀先公而祖文宗武𠫭終末帖然葢自古從藩服陟帝位者但當以其親並繼統者之尊不能以其親入繼嗣者之序終與上祀之先公稍殊雖舜禹亦莫之違也然舜宗堯禹宗舜雖不爲堯舜之後猶後也堯舜既無後而有後矣瞍若鯀無乃有後而無後耶非也凡古之官天下者生則一代而兩宗殁則一帝而兩祀其義互起於尊親之

閒堯舜爲禪天位之大宗尊而親之也今之帝王廟祖之瞍鯀爲傳國祚之小宗尊而親之也今之奉先殿祖之而世廟之入繼武廟又與舜禹稍殊其事情酷似放勲氏帝嚳之子帝摯之弟亦繼統而不繼嗣者也大同中尚有兩小異焉一則起於黎獻推戴一則起於中朝迎立一則帝摯有嗣而姪遜叔興一則武宗無嗣而兄終弟及故廟議别焉而以舜禹成王之所宗所祖推之則堯嗣之必宗帝嚳何疑也唯堯之當年祭法與今世

廟亦難混帝嚳除有虞氏之郊祭外尚有帝摯本國之子孫沿官天下時之遺法而以五廟之祭祭之獻皇之嗣則唯肅皇一人耳其主不入太廟則奚入然而究堯舜之授帝統宗有德則皆不能無議也故廷和等得執爲人後之一說以格之畢竟睿皇當祔何廟此當從漢文原廟之例亦無疑親盡亦當議祧則不嫌從世次併入太廟二祧室中矣夫然則其事典獻也既有光於舜禹之尊養二親其宗孝皇也又無違於虞夏之上宗堯

舜豈不仁之至義之盡哉我世宗言必稱堯舜亦唯孔孟之彝訓是程使在廷有納牖之規則當宁豈無轉圜之聽而惜無一人及此者今則有其舉之莫敢廢矣無已則主鄭玄昭穆論世之說而折衷於議祧議祔之期合孝睿二廟為一堂而還獻皇侍享之座其可乎然終不若正之於始之為得也臣故曰是亦儒臣之失也去此三失一復古禮妥祖宗之靈舒忠義之氣惟在一轉移之間顧皇上斷與不斷耳乃若祭位而設冠裳非生

前之裳衣當照依郊祀而設主作樂而用教坊傷聖代之風化宜特詔有司而講求此皆今日宗廟之急務而不可視爲粉飾太平之靡文也

其三曰常祭雜祭之禮夫山陵之祭非古也以義起者也而其道不可廢則仁人孝子之心也人臣有勲勞得祀古所謂記功宗者也而或止於本代或責之有司則尊卑隆殺之體也禮當祭則當敬禮當殺則當畧義也禮以義起者也至於本一神而仍祀於兩處本尊神而

致褻於非類本邪神而反崇於王國此則皆禮之所必裁矣以今日山陵言之乃聖駕當親行者也而不得不遣官者勢也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即專官猶未盡聖意之精誠況一官而遣之兩祭或三祭乎此其誠意不足姑未暇論乃其行禮之時已近二更每陵相去各一里許山徑崎嶇林木叢蔚馬僕奔馳燈火互混有主祭官已到而陪祭官不到者有行禮將及半而班儀尚未整者雖有臺省糾儀諸臣昏黑之間孰得而辨如遇

風雨失禮猶多似宜每陵各遣主祭官一員其陪祀官亦各照衙門預先分定庶諸臣之誠意可觀而皇上之委用無忝此所謂禮當祭則當敬者也以勲臣言之本朝開國諸臣與後來守成將相臣已見於覆太常寺之疏矣惟是靈濟宫所祀眞君者起自永樂年間查得二眞君乃五代時徐知証知諤兄弟也以其禱疾有應遂寵之以祀典褒封臣謂此亦或出於一時之偶爾而未可以爲常祀也自古帝王疾病有禱見於尚書金縢乃

其所禱者太王王季文王皆周之先王而非民間所得奔走奉事者也天子為天地神人之主一念所至百鬼効靈縱有應驗何足為異藉使生前精爽能為福利何如高皇在天之靈藉使愛國與君及於後代何如祖考之於子孫其應崇信與否宜不待辨況二眞君閩人也該地方已有奉敕之祭每六歲織造袍服掛換此其優禮報之亦已至矣而又有京師之祭不已過耶況奠日止於五祭而今以每月朔望俱行事增至三十餘祭是

亦不可以已乎或曰今之北極佑聖眞君祀於靈明顯佑宫猶是也何可無議也曰北極者天神而非人鬼也惟天子祀之而郡國不得干也古者一歲之内祀天凡幾於義頗近二祖所定當有所稽是故未可輕議也然舊唯兩祭而今亦以朔望增之且至二十七祭黷祀弗欽禮煩則亂復其舊焉可矣此所謂禮當殺則當畧者也何以言本一神而仍祀於兩處也帝王廟既已專祭三皇矣太常之祀又何為乎隆慶間該本部左侍郎王

希烈具題可以查而行也何以言本尊神而致褻於非
類也太山載在祀典曾有遣官之祭矣玉妃之號行宮
之修民間進香所在而是毋乃瀆乎况乃婦女羣遊嶺
上經宿而歸男婦雜居恬不爲恥敗化傷倫褻神瀆禮
莫此爲甚可不速令禁止之乎何以言本邪神而反崇
於王國也頃歲兵部尚書王遴建言毀在京及天下寺
觀非無所本蓋太祖高皇帝鑒元之溺於二氏而亡國
故洪武五年有詔歸併天下僧道庵院永樂以後禁乃

漸弛而逦年爲甚不但傷財耗民害流軍國而聚羣破戒其壞本教亦深矣是以廷論及之荷蒙皇上允行已而恐人情不便只嚴行廵緝衙門不許增修而已明旨昭昭在人耳目曽幾何時皇上偶忘之耶龍泉之上甫畢而卧佛之寺又興及言官以停不急之務爲請則諭以内帑之費不預有司臣揣聖意葢欲借修福之一端以行順志之大孝也獨不念太祖啓佑之顯謨乎洪武中有靈谷寺僧求施崇建佛宇者召而面諭之曰財非

朕之已物乃農民膏血耳若以此而施爾必不蒙福而招愆其僧獻言佛法付之國王大臣復諭之曰所以付之者國人無有敢謗聽化流行非王臣則不可僧乃省而叩頭此見於御製遊新菴記可稽也陛下奈何不以節財法祖爲孝而以勞民諛佛爲孝乎夫作佛事之不預有司而動内帑固也然皇上躬祀山陵閲視壽宫與夫皇子皇女慶生一切充賞之需動至數萬則又輒取太倉之邊儲太僕之馬價所司執奏則諭以内帑缺乏

委非得已何此獨缺乏而彼獨不乏也何於不得已者而已於得已者而不已也夫今之崇佛教者何嘗叅及聖祖所標暗助皇綱之理不過藉口於普救衆生調風順雨而已昨者風霾異常經春不雨調順之效何在豈非剥膏脂以媚神不如修實政以格天哉皇上服食之菲上配神禹後宫之素下陋漢文海内稱儉德焉乃於佛事之作不加撙節至於内府外府之分當用而不用不當用而用之或非所以風遠邇而訓將來臣以爲罷

之便伏乞聖裁

其四曰宮閫之禮夫風化必始於閨門而名分每嚴於嫡庶故春秋之義以並后匹嫡爲亂本而漢臣爰盎却慎夫人之坐曰尊卑有序則上下和後世以爲至論惟我聖祖深知此義曾諭侍臣曰朕觀往古深用爲戒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閫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由而生又命學士朱升等修女誡及古賢妃之事可爲法者諭之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始於

謹夫婦帝后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閫政由内出未有不爲禍本者夫内嬖惑人甚於鴆毒惟明主能察於未然大哉皇言所以慮萬世聖子神孫者至矣是故英宗皇帝顧命之日切切以定后妃名分爲戒至嘉隆間詳定冊封儀注皇后具服升坐皇妃行八拜禮是后妃之分嚴乎嚴乎不容一毫有所假借者乃往歲聖駕謁陵后妃隨輦聞諸衛士言遂

望黄輦紅輦分道同行葢黄輦惟皇后得乘而紅輦則諸皇妃從隨者也若果並驅名分烏在雖其事出偶爾非宫禁之常儀抑或舊時因仍非一旦之特起臣等俱不敢知但我皇上言稽祖訓動與天遊豈肯令宫闈之内有越禮踰分之非傳聞道路貽譏青史哉所有后妃相見行坐等禮竊謂當查照裁定永著爲式庶幾宫居燕見有所持守閨門一肅聖敬日躋萬國四夷同此瞻仰不然則非民攸若非天攸訓近而有近戚怙寵之萌

遠而有野史傳疑之謗且如近日皇貴妃之封雖奉旨
曉諭事體大定而議者未已也使諸臣天王聖明之嗟
含忍以去國我皇上從諫如流之美掩抑而不光臣每
思國事至此未嘗不痛恨於柄臣用事之日也葢當皇
上英冲踐阼之始一惟元輔之言是聽使爲元輔者能
常述祖言彛訓其嚴如彼閨闈關係其重如此則必有
以定聖心於宥密炳睿照於幾先又何至有可疑之舉
動致盈廷之議論哉且皇上獨不聞孝廟時事乎孝穆

太后紀氏乃孝廟之生母而仁壽太皇太后周氏則其
祖母二母皆妃也當仁壽之崩也大學士劉健等已上
尊謚及照依大學士彭時所議祔葬祔廟之說矣惟孝
廟之明乃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又曰太
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
耳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亂無紀極且孝穆
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爲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又曰
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爲尤重於是革去尊謚只照健

等議仍舊稱太皇太后别廟奉享夫彭時劉健成弘間所稱賢相也當日此舉可謂有功然臣猶惜其無能體孝宗克己復禮之深心而以宋家太后太妃之母號聞於上者此雖時勢未必可行而大臣以道事君援古亦有何過識者尚含有君無臣之慨焉夫孝廟以是待其生母與祖母自世俗而論似乎薄其所生然廟號孝宗名高一代則知聖人之孝貴禮而不貴情也伏望皇上思微漸之當防念閨閫之當肅勿使有幾微踰越形跡

外揚啟觀聽之疑蹈叔季之陋乞查聖祖所修女誡及
古賢妃行事原本頒之宮中令女師時常講解於皇妃
御女之前俾各通曉此義以相佐帝后成其內治其於
聖化不爲小補伏乞聖裁

其五曰朝廷之禮夫自古帝王曷嘗不以勤政典學爲
首務哉顧深宮決事非有公卿執事相與參商也典籍
獨對非有賢士大夫可備顧問也即有天縱聖神之資
豈能獨成雖日視朝御講容接臣下若可以待咨詢弘

啟沃然一日之間不過片頃而又肅之以等威重之以糾儀君臣之情能通而忠藎之懷得盡者少矣我聖祖特爲此慮故於大誥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第一義而於早朝之外又御便殿聽政經筵之外又御文華日講情分兩盡恩禮兼周無非欲其上下通蒙蔽絶開泰名和慮至深遠也皇上昔在冲年不免僅循故事今神睿日長斧藻日新乞於每日間御便殿會集内閣部院大臣及科道官凡關係應行重務未得勝畫或聖心已

定就中恐有未盡者不妨從容訪問但有四方災異閭閻愁苦皆得詳究其有內外官員朝見赴任亦可兼訪時出天語分付以所宜行如遇奏本事體明白亦就時批答徑下所司如成祖諭廷臣以午後事簡有言可得從容如孝廟時召對徐溥劉健等故事則不出皇序不下堂階而明見萬里澤沛海隅矣乃若文華日講正辨論得詳之地如但取講官一口誦而已傴僂而前逡巡而退為益幾何謂當於前一日先送講章皇上覽閱之

餘端默凝思有無裨益治道有無符合聖衷俟是日講畢諸臣咸令各陳所見得者非工失者非拙順者非美逆者非違不惟聖賢之微言奥旨可以旁通而諸臣之忠邪淺深亦可槩見皇上何憚而不爲也雖然其要在於和顔色畧儀文皇上雖臨下以莊不必其矜持之過也諸臣雖事上以敬可省其節目之煩也葢便殿與正朝異日講與經筵異也又如正朝時玉音宣下近於聲歌此乃冲年所宜今但說明或傳旨無害也此雖小節

而於穆穆皇皇之體稍不類臣是以敢并及之伏乞聖

裁

其六曰預教皇子之禮夫皇子生育深宫不見異物天性渾然完也然上未知社稷之重寄下不知稼穡之艱難雖聰明之盡亦必有左右侍從爲之開導牖引而後聰明聖智日廣如必待其稍長出閣講學之日而後圖之計亦晚矣恭惟皇元子年已五齡智識漸長今日之蒙養乃異日之聖功使其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前

從左右皆正人誰與爲不正者則雖未離襁褓出講閤而聖人之體段已具矣古人保傅之教已不可復考臣以爲簡内廷侍從之臣而已矣嘗稽我孝宗皇帝之在儲也始則有内官張敏䕶后吴氏者維護於萬妃妒寵之日繼則又有東宮内官覃吉者儒雅端方通書史知大體竭誠輔導凡東宮一言一動必引之正所讀論語大學中庸諸書皆出口授暇則開說五府六部職掌與軍國重務及於民間農桑勤苦以至宮闈之内妃妾專

寵階禍宦寺弄權蠹國一一情弊無不盡言以是孝宗自在東宮時聖德已聞於天下及其即位能開弘治十八年之太平巍然爲一代令主是其效也其後武宗以幼冲嗣位所與游者非馬永成谷大用則劉瑾魏彬之輩也其所馳逐者非擊毬走馬則俳優雜劇之戲也狎褻禮體蒙蔽主聰未幾流毒搢紳幾危社稷此內廷侍臣賢否得失之明驗也可以爲鑒矣今之內廷豈無儒雅端方如覃吉者乎豈無通書史知大體如覃吉者乎

豈無愛主愛國盡忠盡言如覃吉者乎精選而任用之在皇上加之意而已矣且皇上亦知近日内臣之可慮乎賢者固未嘗無而冐濫名器髙張氣燄者實繁有徒是不可不爲之防也夫内官官有七等秩止四品祖宗制也今則不拘品制不論崇卑蟒衣玉帶輝映朝階飛魚鱗袍充斥道路至一切廠局衙門廝養狡童之輩稍効微勞輒覬非分是可輕畀之乎内官職在掃除不預外政祖宗制也今則事從中出不由部議大而王府之

請封邊帥之陞授小而雜流之傳奉錢糧之勒索無不視賄之多寡以爲低昂則是太阿之柄倒持閹寺之手矣是又豈止一衣一帶之微而可視爲細故乎伏乞勅下本部查照會典品級裁定服制仍曉諭大小宫寺勿承風而請乞太過勿怙寵而覬望非常勿從中而阻撓部權勿鳩黨而揺亂國是十俊之名不可有八黨之禍所當懲特命儒臣撰集古今中官善惡事跡爲一傳付與翰林官教習使之各知忠主上愛身家保富貴之道

皇上不時查訪擇其立心之端行誼之良者以次序陞如無可錄即服飾之賜亦不輕與葢不特杜漸防微而其爲此輩之福莫大焉如是而覃吉之賢不多見者未之有也

其七曰公主下嫁之禮臣按易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又曰坤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不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是夫之於婦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一失則陰陽失軌再失則天壤易位故雖

帝王之女下嫁匹夫而不敢不嚴也書稱堯釐降二女
則戒之曰往欽哉詩詠王姬下嫁則曰曷不肅雝京房
載湯嫁妹之詞曰陰從陽女順夫天地之義也往事汝
夫必以禮義其教戒之如此秦不師古其後因之自是
始以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陰易陽故王陽嘗條世務
極指此爲舛而長樂王回亦謂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
子舅姑不敢畜其婦皆有激而言之也我高皇帝既定
天下即稽古制創是禮公主先受醮戒至駙馬家與駙

馬同謁先廟合卺之日駙馬公主相向皆兩拜其見舅姑行四拜禮舅姑坐受二拜答二拜其冊文與公主曰既入其宮之門恪遵婦道以奉舅姑閨門整肅内助長佳毋累父母生成之恩其誥文與駙馬曰當堅夫道毋寵毋慢永肅其家以稱親親之意卓矣高皇即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沿習之乆漸失其眞如嘉靖間儀注則有公主坐受駙馬兩拜之禮見者已為駭異豈知今日尤倒置難言者乎入見舅姑則令舅姑行四拜禮而公主

坐受兩拜是舅姑反下其婦也既詣香案之後又令駙馬行四拜禮公主止答兩拜是女婦反乘其夫也至於家庭之間則舅姑絕不相見公主誕辰反令其舅姑入賀拜於門外而公主南面坐受所謂恪遵婦道以奉舅姑者何在乎駙馬入見名曰上朝稱曰天妃叩首堦庭公主坐受所謂能堅夫道永肅其家者又何在乎惟其如是故各藩府聞之皆得效尤每郡君縣主出嫁則乘轎居前而儀賓之馬則隨其後凡上下轎乘必儀賓拜

伏而後從事地方傳笑夫家竊耻雖有賢宗室而終莫反正者其風自京師始也昔宋時帝女下降皆升行以避舅姑英宗不平曰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亟詔有司革之至今史冊以爲美談伏乞勅諭本部刊行儀注一以高皇所定會典所載爲據并移文各藩府凡郡君縣君出嫁悉照品官納婦定式不得過自尊崇有傷倫化則天下之爲夫婦者定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理道昌矣

其八曰遣官聽獄之禮嘗讀書至立政篇見周公之惓惓於成王者何其敬刑之至而任人之專也既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又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夫文王於獄知且不敢況於兼乎既曰文子文孫其勿悞於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又曰孺子王矣其勿悞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葢言庶獄尤重不付有司其免悞乎考之周禮大司冦以五刑糾萬民小司冦聽其獄訟未有遣官聽獄之說也在王制有之其曰大司冦

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此遣官聽獄之始或商制或周制雖不可知然三代之時有之無非以人命至重三公至公所以示其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意而天子一毫不與焉耳我祖宗之制視此加重洪武間嘗令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詹事府六科詳審罪辟洪熈間添差内閣學士雖不專遣定官而必以閣部大臣是亦命三公參聽之意當其時同寅協恭師師濟濟庶幾於文王之罔兼罔知者而未曽有内官之命也内

官之命自正統十四年始考其時乃王振擅權之日而
英廟北巡之秋也嗚呼是可爲法乎其後英廟復辟於
天順二年仍令三法司會多官審録永爲定例蓋懲前
日之悞書所謂其勿悞於庶獄者甚矣英廟之明且武
也可以爲萬世法矣夫内閣學士近臣也出自天子之
命則禮有常尊三法司職守也臨以天子之使則分有
當屈若内官獨非天子之命乎其命同其禮亦不得不
同雖以閹寺之微而倨傲於儒紳之上至聽審之時生

民之命懸於呼吸指顧間乃三法司堂官司屬之衆拱手而聽命於一夫彼其人誠賢也未甚害也不然則其視匹夫匹婦之生且死若秦越之不相關者但見有金豈見有人大司寇即有執爭不過十之一二耳雖失入者難遽定於一時凡應坐而失出者大抵賄也天顔咫尺無由造次則是無財者乃死而有財者得幸三法司爲天子守三尺法天下其將謂何以言其禮固未可令衆庶見以言其事尤非所以示天下公且此輩賢者少

不賢者多體統紀綱關係不細皇上何忍焉伏乞勅下該部遵照祖宗初制每當審錄之期仍令内閣學士會同三法司逐一從公聽審然後定議具奏詳决其正統十四年故事不得復用永著爲令夫閣臣之與三法司一體也事干大辟者平日皆得參議易明也持論無有不公用刑無有不當所以永綏和氣畢致諸祥壽國家命脈之要端在乎此伏乞聖裁

其九曰京師搢紳往來之禮嘗讀古者士大夫相見禮

何其委婉而重難曲爲之儀而多爲之飾也及考其平居游處之際擇師而師擇友而友贄受而必反財通而惟稱在外無燕朋在國無私交名其名官其官長其長幼其幼既無繁文奪於外又無虛意設於內耳目專純心志寧一又何其爲道易守而其爲教易行也世教衰古禮廢士生不及周旋揖遜其間有志者惜之惟我國初時俗最近古士大夫崇德而尚齒以道義名節表儀後進朋友之間相呼以字相稱以官片紙可以通書方

帕可以執贄㢀幾麗朴之風葢至於成弘之間猶有存者迨正嘉以來則漸漓矣然未甚也隆萬以來則漓甚矣然猶未若今日也其在今日何如哉富貴有可求則畔禮以隨俗勢利有可倚則違心而競進座主門生故事也隆以老師之號而舉主觀風有司提調皆得以效尤則師道喪久別通問常禮也重以白金之將至於依權附勢數十數百而不耻其無名則友誼亡年本幼也而呼之為兄行本叔也而呼之為伯何以待兄與伯乎

是無長幼之倫也未天卿也而天卿之未師相也而師相之何以待天卿與師相乎是謟諛之極也一進士也需次經年費金累百他日之官何從措補於是地方始有不勝其累困者矣一館選也肄業三載費金近千他日進館何自支持於是門生始有難免其責備者矣朝覲饋遺之禁朝廷三令五申矣而其風愈甚風俗侈靡之戒禮部頒有條式矣而若罔聞知一郎官之遷轉非大事也謝恩謝部足矣候見於諸公卿之門墻至於賄

闒人以僥倖一見豈敬長之禮當然乎下徇俗恐得罪於上也大學士之禮體至隆重也部寺會議足矣揖讓於百執事之流屬至於塡門途而不容車馬豈吐餔之義如是乎上徇俗恐失禮於下也事不由乎舊章而惟據見行便宜禮不稽之儀注而求諸人情喜悦動不請教於先生長者而一依乎京師皂隸嗚呼今之爲士者亦太勞矣今之風俗亦至於甚漓而不得不反矣夫士者民之倡而京師者四方之極也今縱不能復古禮豈

可坐視其日渝而不救也說者謂國初之時如春成弘之間如夏正嘉之際如秋今其隆冬之候矣及今不返日落烏沈萬古如長夜不亦可深痛哉幸有聖天子鋭精惕厲於上二三閣部大臣相與寅恭圖回於下冬則必春夜則必晝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占之氣化人事皆不容以不正者而廉耻之風可以漸長是以冐昧為皇上言之夫易俗移風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道豈遠乎哉

其十曰各省郡縣有司士夫往來之禮按孔子論政曰

送往迎來今居中國絕交往無禮義則不可以爲中國
矣況夫驛遞星馳天子之命使也冠蓋相望天子之雋
才也境內賢士大夫邦人之所矜式而國之紀也自中
丞直指藩臬大夫以至郡邑長吏皆有地主之責風教
之係而往來之禮又焉可一日而缺哉往者未行條鞭
未議公費郡守以上一切取辦於州縣州縣長吏一切
取辦於里甲此固小民所以坐困也今者條鞭行矣公
費議矣然意未嘗不在州縣里甲也一切上官禮物不

曰動該州官銀則曰動該縣無碍不知州縣庫貯何項為官銀無碍即有之能幾何而堪應一切之需也且州縣亦豈能神運鬼輸哉即不用里甲而亦未有不出於民者幸而上官原諒可以奉職無過一有不當輒爾狼藉於彈章不曰火耗加收則曰罰贖太重不知去此二者將何所出而上官之所謂無碍者何物哉嗟夫為仕於今亦已難矣好修拔俗之士其自持也有方道隆德盛之夫其應世也無跡此賢且聖者之事而非所望於

中人也王者立法以維世而修其教以勸中人焉可無道以處之乎臣請先條公費之議而後及州縣之私夫自有條鞭則有公費非不詳乎其議也然額設甚少徵存州縣而上官又得以共之為州縣者既虞酬應之力不支為上官者又防州縣之議其後則有寧取之罰贖不取之公費寧厚責於州縣不掛跡於查盤者矣名為節省而實累小民陽稱不染而陰年大利在百姓既輸公費又出無名在官府既賦其公又利其私曷若明定

其額各足其數而通行公費之爲得也請自今議定州縣各百金孔道遞加至二百而止郡守二百金孔道遞加至三百而止藩臬兩司守廵各道各三百金孔道遞加至四百而止撫按各千五百金孔道遞加至三千而止各坐所屬分派永著爲例凡一應下程酒席吉凶慶贈之禮皆在其中而均徭甲首原額之設不與焉上官不得以干預州縣州縣亦不得以過奉上官每歲帶徵閏銀各二十之一其官吏師生作缺俸糧皁馬徵存備

補作正支銷撫按司道查府府查州縣撫按則互相稽查苟不過用即有私贈私厚之類悉置勿問必如是而後公費行可也夫公費不行則養廉無資欲以責吝官之不欲是強之也公費既行則公私兩裕又欲如鄙者之交取於民是貨之也然則罰贖火耗是亦不可以已乎夫贖金之罰古所以待疑獄今則槩施矣然猶以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撫按司道寄之州縣州縣寄之庫藏禮待高賢者少取容當道者多也窮乏得我者少厚

賂津要者多也甚至有假饋送之名以肥囊槖相道里之便以遷有無者其爲冠裳之玷亦甚矣今後除撫按查盤罪紙折色照例徴存解過與還官入官贓及贓料變價等項徴銀貯庫外其餘詞訟罰贖不論撫按司道各郡州縣盡數折穀上倉其穀照依時價一隨土產所宜各處倉厫隨時修理各倉官攢加意優恤如遇價貴則賤出之以陳易新是不常平而常平也如遇飢荒則發賑之有備無患是不義倉而義倉也即如今歲江北

大旱江南大水所在撫臣請蠲請賑又何憂之有嘗聞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國有九年之耕則有三年之蓄葢此道也火耗之收所以折剩餘今則無餘矣然猶以爲不得已而取之也一分不足而十之三矣又不足而十之五矣官得其一吏得其二反使小民得以有辭而當道不能曲庇則將何所辭其責是投櫃未必便民反爲官之累也然則投櫃非歟曰投櫃何可非也投櫃所以防經收之虐折封所以稽經收之數夫既投櫃矣經

收不能爲虐矣何必折封但令報數可也况夫經收之收解也其費煩繁而百姓之應役也其差煩苦倘有餘剩即以補之仁經收也折封則輸者有疑於官而火耗不敢不重不折則輸者但足其數而經收不可以欺火耗絶而輸者如歸仁納戶也是一舉而兩得者也頃者柄臣用事慘刻成風有責報羨餘者矣此在州縣長吏且不可况朝廷之上乎嘗聞仁者以財發身王者藏富於民而不藏富於國葢此道也夫火耗罰贖非美名也

取則貪不取則廉至易辨也然中才之徒亦往往不能免焉豈故甘不潔之行以速清時之誅哉勢則然也今既有公費以恤其私又無誅求以亂其守則火耗罰贖亦可無染矣如是而又有迷不悛者撫按據此以定殿最銓曹據此以論黜陟更何說之辭前有所慕後有所避則如規出不得不圓矩出不得不方不特州縣無所媒其利即撫按以下郡守以上皆濯潔相孚光明相照人人無按劍之疑在在有羔羊之節矣豈待嚴貪墨之

禁而後無贖吏哉然必先養之而後教之臣所以先條公費之議者此也邇者皇上下令禁餽遺革侈靡無所不至而又時逮墨吏至輦下送法司海內聞之宜乎改觀易聽矣而臣以為未得其本也古帝王之治不嚴而肅不殺而威其所操者本也如果臣言可採乞勅下吏部都察院通行省直撫按一體遵依先將應議公費通行半年以內具題發該部院轉行遵守其議則寧寬毋急寧增毋減寧為後日可繼毋為節省近名何者其給

公者有限而利民者無窮也是經國慮民之大計也

其十一曰議處宗藩之禮竊論當今天下財賦淮河以南四百萬供京師淮河以北八百萬供邊境而親王郡王將軍中尉宗女祿米則共八百七十萬有奇不惟倍於京師而且溢於邊境自古以來未有天潢之盛供億之繁如今日者也親王郡王祿米不多各有定額已無待議將軍中尉以下生息日廣財賦日詘有司難供各宗祿賜已經近日勘議亦既周悉無遺矣然皆於難處之

時而爲濟變之法也而不必以禮也法者人也隨時而可變禮者天也一定而不移屈於禮者以情拘於法者以力情與力之服人也不同則禮與法之爲效也大異是不可以無辨也臣請得折衷於禮以助法之不及皇上試垂覽焉考嘉靖中翰林王曾有奏定限子女封爵之疏親王之子除襲封外許封五位郡王三將軍二中尉一親王之女許封其三王二將軍一中尉無或謂可行然既寢矣乃近奉勘議則謂難處者祿也非爵也不

必限爵但宜限祿斷自郡王以下五世以外郡王除襲封其餘定以五位將軍四中尉三未滿者照額全支額外者通融均用其所生之女則除中尉無封外郡王四將軍三額外者亦聽各儀賔通融闗領此其恩更寛而其法更備既無不受之爵亦無不沾之祿非不較然畫一也然猶所謂法也以臣愚見曷若照依服屬之逺近以爲爵祿之降殺其更定也既與禮相合其要歸也又與法不相背非不任法也法自禮生者也不必限而不

能不限可以無限爵亦可以無限禄者也且如始封郡王乃親王之子也其子封鎮國將軍者乃親王之孫輔國爲曾孫奉國爲玄孫中尉以下則無服矣至於二世郡王則親王之孫也三世四世郡王則親王之曾玄也至於四世則其爲鎮國將軍者已於親王無服矣乃封爵與親王之孫同不亦過乎唐宋以來嗣王之禮已減初封況嗣而又嗣之庶安得與初封等也請於已封者照舊外自今日未請名封者爲始一定親王之服屬以

爲降封之限制如初封郡王之子親王之孫也長子嗣郡王諸子爲鎭國將軍如故二世郡王之子則親王之曾孫也長子嗣王諸子降封奉國將軍四世五世六世郡王之子則親王之無服孫也長子嗣王諸子降封中尉四世鎭國五世輔國六世奉國而止其郡王孫五世以下傳世遞降亦如之則法與情合爵與禄均既破宗室之羣疑適符祖宗之會典仁之至而義之盡也或曰奉國以後如何曰聖祖所定難遽議也此所以别於庶

人也祿米止於二百而又本折兼支又照依近議應舉出仕則住支又有司之給未必盡全則不過古者一夫之受而已耳况將軍等祿一可以當四五中尉雖衆十亦不過二三則是省者常多而濫者常少即不多不少而亦恒足以相當祿爵皆可無限而恩義於是兩全所謂齊之以法不若齊之以禮者也其他槩從近議伏乞

聖裁

亦玉堂稿卷五

明　沈鯉　撰

請罷礦稅疏

臣頃以瞻仰至情疏請面見伏蒙聖諭令候旨行且勗以閣務繁重宜與元輔同寅協恭臣仰奉綸言黙自循省皇上以腹心任臣臣亦以腹心事主則今日所謂協恭者寧有外平生所學勿欺二字乎葢腹心之臣當言

不言與有言不盡固欺也即掇拾微細與過為激切亦欺也臣内盟幽獨仰體聖心茍非懷社稷深憂何敢為激昻髙論雖諸臣累言而不聽或老臣萬一之可回故瀝血嘔心進其愚説臣原籍河南當東西南北輻輳之衝四方民隠無不與聞而頃者奉詔北來所至皆觀風考俗悉其情狀乃知當今時政最稱不便者無如礦税二事葢採榷之始皇上本以權宜濟乏不欲重征其分遣内臣亦以區晝下情便於上達乃内臣不能仰承德

意濫用羣小布滿州間窮搜遠徼而羣小之中又各有
爪牙羽翼虎噬狼吞無端告訐非刑拷訊遂激爲臨清
之變武昌之變蘇州之變已煩皇上處分而近日廣東
遼東陜西雲南尤復紛紛未巳臣竊觀天下之勢如沸
鼎同煎無一片安樂之地貧富盡傾農商交困流離轉
徙賣子拋妻哭泣道途蕭條巷陌雖使至愚之人亦知
如此景象必亂無疑乃今市井奸民猶復肆爲欺罔皇
上祇見其目前所入如此豐盈寧知其私充囊橐十得

八九彼假公圖利一旦事生地方固豢豕自屠獨使朝廷當百姓之怨耳夫自古天下之亂階皆始於民心之嗟怨朘削愈甚結怨愈深譬之蓄火未然乘風即熾彼愁苦無聊之衆何事不爲而不及早安輯潛消亂萌也皇上豈將謂東征西討宣捷獻俘神武赫赫無復可慮乎以臣愚計則亂生不同有逆而亂者有憤而亂者逆而亂者如寧夏播州彼先據不祥之名而我爲仗義之伐故人心用奮天戈所指當即芟滅若憤而亂者則所

謂土裂瓦解者也以四海之衆而囂然皆怒一倡萬和雲合景從朝廷之號令必不可行官司之法度必不能制兵於何出餉於何資葢國家連歲興師行齎居送按丁增調履畝加租瘡痍未瘳呻吟未息更有徵發豈不速亂在昔唐德宗時稅間架除陌錢比涇原變起百姓操白梃逐官吏曰自今敢復稅間架陌錢否此今日懷亂之人心所必至也衞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與狄戰國人曰君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此他日遭亂

之人心所必至也臣不勝杞憂方今亂形雖成禍機未發必欲速弭大亂莫先收拾人心必欲收拾人心莫先停止採榷徵還中使縶治棍徒曠然與天下更新此大聖作爲太平景象海内人心所日顒天而求者也上也即不然而改畀撫按代與征輸則賦額既可無虧窮民亦得蘇息目前救弊亦其次之在皇上一轉移間耳夫財貨之聚珍寶之玩縱爲可欲比之於四海萬邦祖宗之所埀金甌大業孰寡孰多往中使未至則賦有常經

藏有恒積夫孰非皇上之財也而今則商旅不行貨物不聚私槖盡滿公帑盡虛朝取其三暮失其四孰損孰益礦額非取諸山澤稅額非得之貿易皆有司加派於民以包賠之也有司既加之而使者又攫之加征者有數攫取者無極一林衆蒐所餘幾何割股實腹詎能安飽曰包曰賠何以示後若反是而君不獨富民不獨貧上下相安公私兩利熙熙乎好義終事矣孰利孰害泉貨本流行不滞之物有乘除消長之數夫既拂民情而

聚之又不收民心而守之一朝有變瓊林大盈豈能不發及今而止猶國之財也孰得孰失臣老誖誠不知國家大計皇上試以今時之事而徐察當世之人心凡爲士爲農爲工爲商與宦游織服内外者無小無大有不如臣所言者乎即道路往來之人室廬居處之衆入而巷議出而偶語者有不如臣所言者乎封疆之臣介胄之士或邊腹憂守憂戰者有不如臣所言者乎微獨是即礦稅内使如浙江孫隆湖廣杜茂者彼皆不昧其本

心而稱賢者也有不如臣所言者乎夫以當今時勢舉天下皆知之而亦皆私慮之其烏可以不寒心也而猶可泄泄乎雖然此諸臣餘唾也臣何故又言之葢諸臣有言責而言者憂在其耳目者也有官守而言者憂在其肢體者也猶在外者也臣腹心親密之臣也則憂在內矣惟在內故分猷分念而媚茲一人者其情為獨切惟情切故凡可集衆思廣忠益以宣其抑鬱而効之主上者自不得不詳不必皆出諸臣口也此前所謂勿欺

之指也惟皇上裁察

乞免逮咸陽知縣宋時際第三疏

前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臣等爲咸陽縣知縣宋時際奉旨被逮兩具揭帖爲之申救到今兩旬未奉明旨遂已不敢瀆奏顧見都下人情爲此一事比前景象頓覺不同臣等叨備股肱義關休戚心殊不能自安敢復掇拾前語以瀆天聽葢一國之人心可以覘天下之人心今都内人心如此若以傳之天下有不人人解體者乎

誠恐爲有司者必皆以宋時際爲戒而不肯護庇小民爲監司者亦皆恐禍之及身而不敢約束下吏則今茲之舉衹爲闒茸罷軟者樹赤幟耳况此風一倡各處税監無不效梁永之所爲而參官參吏其爲税監牙爪者亦無不效梁永之牙爪而如虎如狼儻復有臨清之變湖廣之變悔將何及夫自罷礦分税以來海宇清明神人悦懌朝端方宴然無事止爲永有此疏遂多一番章奏一番擾攘若不早賜區處誠恐言者愈多而朝廷之

上紛然聚訟不免有煩聖裁且非清靜寧一之體矣蓋民惟感上恩德如其父母故平居而好義終事臨難而出力報効不愛其死此事行則民心一散不可復收海內將不免多事矣臣等心知其然安忍不爲我皇上明言之論語云見志不從又敬不違禮云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蓋忠臣事君孝子事親義當如此臣等惟知有忠孝之理而已不知其他伏乞我皇上俯鑒愚衷毅然收回成命特免宋時際械繫則普天之下皆仰大聖

人之作爲與成湯之改過不吝者古今同一盛事而頃繫逮一旨不足爲聖德累反足爲轉圜納諫之一美談也不然則恩詔在途而械繫者亦在途南來北往道路喧傳人將謂何臣等惟揆之心膂之義大有不安故不得不煩瀆至此實非敢沽名市恩也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乞處分楊榮疏

臣等在閣辦事接得雲南撫按總鎮等官陳用賓等揭

帖知有内官楊榮被殺之變臣等不勝驚嘆竊照自有礦稅以來激變地方如湖廣臨清等處亦時有之然未至於戕殺内使焚其屍骨如楊榮之極慘者也以皇上之命使而敢於如此豈非古今一大變哉其主謀下手之人並宜明正典刑以昭國法不待言矣惟是楊榮擋惡地方業已滿貫其非刑拷死指揮千百户則皇上之世臣也其殘虐民命刼奪民財立斃於杖下者數千人則皇上之赤子也所建府第僭擬宫室稱曰千歲僭擬

宗親其心已不知有朝廷法紀久矣全滇之人怨入骨髓思食其肉不顧與同生而願與同死人情至此豈復顧朝廷三尺法哉天道好還假手賀世勳韓光大等爲匹夫匹婦復讐以事論之謂之變以理論之謂之常可也此番處分國家法紀之修廢四海人心之從違皆係於此可不慎歟覆請皇上稍霽天威速行乾斷發下撫按總鎮本章令兵部會同三法司詳看將見獲首惡賀世勳等十人依律擬罪行撫按總鎮官再加覆訊即於

彼處明正刑章以昭朝廷有必不赦之法其餘官民人等量開一面之網以明朝廷有不盡法之仁倘十人之中更有廹於脅從可矜疑者不妨暫行監候再與具奏請旨定奪庶無寃濫葢天子撫有萬方所以馭衆安民者不越德威二字而德可過威不可過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自古帝王戡亂之道不出於此在冦賊猶然而況吾民乎滇南在萬里之外一往返經三四月恐彼中亂民日增疑懼或生他變尤須急爲裁決一了百了

仍歷數楊榮罪惡以見皇上至公之心以慰滇人切齒之恨以服四海觀望之志今日撥亂反正之急務也伏

乞聖明照鑒

乞聽言納諫疏

臣一足殘廢已成痼疾非倩人扶掖寸步不能自致乃頃再蒙聖恩遣官宣諭趣令即出臣敬天之威不違咫尺義不敢不出戴主之恩等於高厚情不忍不出今固將齋戒沐浴扶病出矣顧又惟臣空空鄙夫耳其出不

出如滄海乘鴈豈足爲有無多寡而諭旨之所期奬有非臣鄙劣能當者臣將何以塞明詔以不致隕越於下故及今欲出未出之間而先述犬馬下情仰干天聽俯鑒臣愚可幸無罪葢臣前疏中已言矣臣老年廢疾之人而朝夕蹝踔出入於大體甚不雅觀恐長安道中十目十手以臣爲不顧大體也以臣爲老不知止也以臣爲貪位慕祿也此一議也有如我皇上假臣餘光俾臣得隨二輔後粗有建明少賜采納則前之議臣者必且

輒更其品題以為臣雖不良於行乎而其言行矣其志行矣其忍恥以就此者非不顧大體者也非老不知止而貪位慕祿者也此又一議也夫由前言之則為虛君命為負國而臣為具臣為天下後世之所輕鄙由後言之則為祇君命為體國而臣為良臣為當世士林之所孚信二者之相去懸矣而其機則決於上之聽不聽而用不用也夫使諫而行言而聽也此臣之遇也敢自謂能天光下濟有為之接引者也其或有不行不聽也敢

云不遇臣積誠未至而天聽九重有不易昭格者也茲所關非細故也往時臣辦事閣中見百司庶府應行事務有曾奉明旨者俱登記考成簿內逐一查考逐一銷算犁然絲綸之地名曰政本如人身之有咽喉也咽喉通則百脈榮不通則百脈悴其所係何等重要而閣臣所上揭奏可槩從中格乎其何以行天下又何以考成於百司庶府也臣衰廢極矣亦曠職久矣所恃以舍舊圖新少酬知遇者僅存此一線之脈非是無可以盡職矣

皇上不罷臣而留臣將徒以位乎以身乎或亦以心乎夫惟有所以立乎其位者而後心可安心安而身可安也身安而位可安也此其機殊不在臣也不然則臣有尸位素餐焉爾矣有跼蹐不寧焉爾矣豈復能遵奉明旨身肩國是安其位而行其志哉昔唐太宗虛懷納諫一時藎臣如魏徵諸人乃得展布其四體以弼成貞觀之治至今猶侈爲美談以皇上聰明聖神但一虛心采納便是都俞吁咈爲堯爲舜臣雖不才從二輔後濫竽

竊吹亦得佐下風與臯夔同列又何有於唐之君臣哉書曰任賢勿貳孟子曰大舜有大焉舍己從人信斯言也明主馭下無務以蓄疑爲神明也無務以予知自賢而卑視深山野人爲無足取也如是焉已矣惟皇上憫臣愚昧明示以留臣隆指使知向方幸甚

考察自陳不職疏

該吏部題奉欽依京官考察四品以上例當自陳臣待罪輔弼敢不具列其不職之狀以俟幽黜而彰明主之

紀法除六年以前者不敢瀆陳外惟是萬歷三十年七月奉召至京備員密勿諸所爲曠官溺職而扞考功之文網者則已有三事臣不敢不明言葢閣臣之職有在正君心弼主德澄化源於穆清之上者有在備顧問擬批答視草誥勅誕宣綸綍爲國家政教號令之所從出者其大端若此矣然非學術足以備獻納精誠足以徹穹旻斡旋轉移有足回下濟之光而成泰交者不能辦此也又非夫才優經濟而發謀出慮適中乎機宜學有

淵源而掞藻擒辭深得乎體要者不能辨此也臣豈其人乎豈曾有一於是乎不惟是也閣臣雖不有相名實黙有相道則上而節宣寒燠以不累三光之明下而調適酸醎以不咈萬民之性者亦自其本業而非可他諉也臣在事以來不能識大體及此顧徒見閭閻之苦征求者無虛日四方之報水旱者無虛月星官之陳災變者無虛時潢池之弄兵革者無虛歲海内衆紛紛憂亂焉此非臣溺職而誰也夫鼎足三列而公餗不覆鼇極

四柱而方隅以奠天下之事類非一人之所能爲也故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今二臣俱克振舉其職矣臣不能有所助而二臣復爲臣彌補其闕失此臣之溺職者一也而律之以考功之法爲不及臣顓蒙人也居之以斗筲之器既不能有醞籍及遇事有不可輒不勝紛紜倉卒而不知主之以深沈出之以鎮定以求其委曲濟事即臣亦自知爲褊心爲浮氣於藥物臭味中爲佐使之材不可以當國老之任也此臣之溺職者二也而

律之以考功之法爲浮躁且臣既老憊若此矣又時有陰陽之患狗馬之疾以耳目則不聰不明以行動則爲顛爲蹶以心思知慮則朝聞夕忘夕見朝忘過此以往將崦嵫日以迫膏肓日以深伐檀荷戈之議且日有招延之者矣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胡爲乎役役之弗休營營而不知止乎此臣之溺職者三也而律之以考功之法爲老疾夫國家懸功令以澄肅在廷之臣僅疏爲六事而臣已有三焉此即在銅墨之吏管鑰之司不

可倖免也矧其膺股肱心膂之寄乎矧其處巖瞻之地爲士林表儀乎矧復以帷蓋蒙恩弓旌赴召爲千古之罕遇乎易一椽不若易一棟察乎邇乃能見乎遠皇上如欲爲山藪藏納以寛厥寮乎則臣不敢知必且徹旒黈審衡鑑使朝無倖冒國有紀綱大臣法而小臣廉非先罷免臣不可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時政疏

臣屢疏乞休未蒙俞允煢煢然一軀病伏牀榻感時觸事

不勝憂國之念將終蘊而不言則恐一旦長畢目且不瞑故昧死一言然猶囁嚅累日而後敢出諸口也何以故臣老臣也事在可緩必不敢輕易進言以自取周章之議又帷幄親密之臣也言在可已尤不敢激昂立論以輕攖君父之心惟臣今所處之地乃關係民生休戚國家理亂而又適中流急渡之時夫是以寧逆人主之顔而不敢緘默取容爲燕雀處堂之安也請敬陳之臣聞治天下者貴審勢今天下時勢何如哉天變於上人

離於下駸駸乎有亂之形矣不及今尚可爲之時而主
臣一意百倍厲精將朝廷號令政事力加整頓必不可
易危而爲安轉亂而爲治譬諸醫之治病而遇十分虛
損之人非以十全大補之劑不能有起死回生之效也
乃今猶泄泄然視之而徐徐焉圖之者豈以天下本無
事而臣言不足信乎臣老誖誠不足與慮天下事其言
誠無足采取也而在朝則文武諸官亦盡懷杞人漆室
之憂不但臣也在國則農工商賈與庠序學校之士出

議於巷入議於室者又不止朝臣也即如採權中使亦尚有五六老臣不忍見民間疾苦者茲所謂左右近臣不比於外廷踈遠也在勲貴戚畹與國同休其憂國於常人更切也在藩服則又有天潢之派以山河帶礪之盟而欲傳百千萬世與天壤無極者茲所謂同姓一家又不比於勲戚異姓也皇上試以其兼聽並觀之心而倣古設鐸建鞀之意或顯詔以求直言或密察以觀輿論詎不皆憂臣之憂道臣之辭乎即口語不能皆一直

婉或有不同其孰敢保天下終無事乎夫內外臣民人人皆有憂亂之心而備亂猶可不亟乎猶可不申嚴號令以振作積玩之人心猶可持諸司章奏留中不發發而不以常期乎猶可使諸司當事之臣日有補牘之繁人有掣肘之苦而不得自舉其職乎猶可使中外衙門無處不有缺官無官不是權管而因以慢令致期誤民誤事乎猶可使海內賢才一一皆老死林下而見謂無仁賢之國乎猶可不照常行取補足臺諫以自廣大其

聰明乎猶可使天地不交股肱失職如日行陰霧中而不見陽光如常處嚴冬時而不行春令乎葢自古憂國之臣未亂而言無其形也常苦於言之不聽既亂而言形已成矣又苦於聽之無及夫與其聽之無及也則寧備而不用乎昔唐德宗時海内殷富天下宴然過今遠甚一朝變起遂至於乘輿播遷幾不保其宗社此建中四年十月辛奉天事及廣德元年十月辛陜州事也一展卷可知矣唐以前宋以後覆轍相尋有甚於此者臣

不敢歷歷言之矣夫天下皆知其將亂而至尊居九重之上不見不聞臣實有不忍者故輒敢盡言之語云賜不幸言而中臣惟願所言之不中不願其多言而偶中也葢臣既不能借青蒲一膝之地以吐其一腔忠赤又不能剖心自明而所憑惟紙上陳言倘天鑒終不可回臣終亦無目可瞑矣臣不勝仰天瀝血戰慄恐懼之至

請釋詔獄官犯疏

臣等於本月二十一日具揭爲鎮撫司見監諸犯請命

伏候數日未蒙允發恩威出於主上臣等安敢隨衆激聒但念諸人死者十之三四病者十之八九中有一二老病者危在旦夕秋氣凛烈黑獄如冰繼此而冬勢必相繼斃盡是諸人本無可死之罪而立受不待時之决也匹婦含寃猶足以干天地之和而况諸人皆皇上甄陶辟舉之士類能不避權璫爲皇上保釐赤子而乃以區區財貨使之駢首就斃皇上其忍之乎皇上視此數人之命不過草菅而不知傳之四方士心因而解體書

之史冊聖德不無少虧所關殊不小也臣等備員輔臣與有匡救之責安忍坐視不言昨各衙門大小諸臣皆來責備臣等謂臣一貫去年親承綸音釋放復官而不能執奏以成主德之美又謂臣鯉臣賡數千里召來何等恩遇而不能竭忠盡言奚取伴食臣等聞之惟有跼天蹐地惶恐流汗垂首伏罪而已爲此不避斧鉞再瀆天聽伏望皇上擴天覆地容之量弘赦過宥罪之仁早渙德音即與疎釋或付法司酌量重輕擬罪上請則恩

威總出於宸斷而福壽永歸於一人臣等不勝顒仰待
命之至

乞免發私宅擬票疏

竊惟內閣之爲密勿者豈不以軍國大事運籌帷幄機宜密而不宜洩故因而有是名乎先朝懸榜閣門一應官員人等不許擅入夫外者固不可擅入也內者其獨可擅出乎臣鯉於嘉靖年間改庶吉士臣賡於隆慶年間改庶吉士先後中秘肄業猶及見內閣輔臣辰入申

出辦事閣中擬票旨意所得預聞者獨寫票中書而已其於諸司章奏誰敢攜之以出而越閣門一步者後不知起自何年内閣輔臣偶然患病不能進閣遂將本發於私寓權一擬票自是以後乃遂相沿爲常一往一來十手十目始不能無漏洩矣夫公事而議於私室大政而决於委巷固已非朝廷之體矣又况機事不密而有害乎且臣等亦因是有不能盡職者何以故中使臨門銜命守催則不得從容審處以竭其心思二三寮友各

自爲寓復不得相聚商確以資其謀斷故率有進呈甫
畢而旋即後悔以爲不當者玆所爲不能盡職也夫首
輔平章軍國臣等同平章事今姑爲首輔代庖耳乃遂
亦因循故事擬票私家寛之則見謂苟且急之則指爲
專擅或以爲高下其手者亦安可獨任一見而居之不
疑也若至於時當暮夜然燈秉燭衰朽之人眼目昏花
連篇累牘微茫細字欲逼近則懼有疎虞不逼近則不
能了了其進呈甫畢而旋即後悔者此固亦一端也抑

更有可虞者印在閣中臨時開用用畢封鎖亦宜愼密今祇因用印無時印不能隨官出入遂預印封筩常至三五十副付之直票中書使得隨便使用幸今中書皆其循謹守法可保無他者安知異日無不肖之人與意外之事出其間乎臣等亦不得不爲是凜凜矣伏望皇上深惟遠慮仍復先朝舊規發本閣中公同擬票以上尊朝廷之體統下盡臣子之職分旁塞窺伺之孔隙亦革故鼎新之一事也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辭軍功加恩疏

頃蒙皇上叙録皮林功次推恩閣臣加臣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讀書賞銀四十兩綵段三表裏給與應得誥命臣不勝驚惕謹從二輔後聯疏控辭不蒙俞允臣竊惟朝廷礪世惟是賞罰兩端人臣立身惟是辭受一節顧予之自上必度其所可受而賜不虛受之自下必承其所當予而心無媿是以君制命臣制義皆非可貿然爲之也皮林之摉本天威震蕩王靈赫濯底兹宏烈皇

上乃遜謝不居而加恩帷幄之臣吏考其時則身在密勿而運籌決策者惟有今元輔一貫始終其事臣無預也臣詔起田間遡惟師期方在草莽邈不相聞謀於何有不當其時而論功不在其位而行賞彼被堅執鋭出萬死不顧一生者其視臣必不心服也此臣之所以不敢拜命也抑又有大焉者今天下懷才抱德之士或以一眚而見斥或以株連而被謫其伏在巖穴不得進用者不知其若干人其久次待擢屢推不報前壅後滯上

鬱下堙者不知其若干人其内外官聨久缺不補以至於庶職叢脞而牧民守疆承流宣化無與任事者又不知其若干人以臣區區者而在此若干人之中則豫章之一朽株也乃叨在此地既不能為朝廷進一人而徒多躐取避賢謂何以人事君者謂何竊位負乘世所滋詬此臣之所以不敢拜命也抑又有急焉者今天下百姓或以饑饉或以工役或以軍旅或以征榷以致其父兄子弟鰥寡孤獨流離困苦者所在而是臣不能運一

籌出一力以厝之安全乃一夕而蒙恩四世既顯其身
且逮其先復延其後其視彼饑溺由已者抑何其自爲
厚而爲人薄也此臣之所以不敢拜命也抑又有關於
君臣大義者主上方怵於陵園之變誓修實政日昃不
遑臣備員輔弼不能分猷念以共助憂勤而乃於此特
拜新命又爲非望之福得無與泄泄沓沓者類耶應天
以實不以文夫既有明詔痛加修省不引咎自責而訑
然自是豈其視天變爲不足畏耶主憂臣辱豈宜若是

此臣之所以不敢拜命也夫以礪世之賞罰與立身之辭受揆之於義皆有不可故臣今再有瀆陳者匪專爲身亦以爲朝廷重名器也惟聖慈俯鑒臣愚悉收回恩命使臣得以義自安不辱君命不勝幸甚

乞休第二疏

臣前具疏乞休伏奉温旨慰留臣仰惟聖眷加意愚臣優厚若此敢忘圖報顧臣思其反也思其復也則自知有不能者不敢不哀鳴於君父之前葢臣子立身大節

不過一忠其事君而能爲忠臣也則天下之至榮也其不忠則天下之至辱也所謂忠不必皆龍逢比干也其遠而宣猷効力近而責難陳善尊主庇民有造於天下國家者皆是也其不忠不必皆奸回諛佞也凡力有不竭於已心有不盡於君而委之無可如何以任其自成自敗者皆是也二者之相去霄壤矣而出乎此則入乎彼其間不能以寸臣當斯際則旦暮之人而啟手足之日也敢不量度能否以望全歸而猶尸位素餐悠悠卒

歲髦而後已乎夫使臣年力强盛而無他危症也猶可舍舊而新是圖也乃今則老若斯病若斯矣一旦長逝徒見爲鐘鳴漏盡不知止足何能有桑榆之收者此臣所自量一也又使臣應詔以來曾有建明即不幸身先朝露則以其已試之功而掩其不忠之罪臣目亦猶可暝也乃今則待罪密勿三載於兹上不能分毫弼主德下不能涓滴恤民隱中外大失所望謂上弓旌盛舉何異夢卜形求而所得之人僅僅若此固已虧堯舜知人

之明矣若猶復倔强於牀褥澳涊乎祿位進退不闗其忠職任不行其術豈不亦容容保位為當世增詬侮乎此臣所自量二也縱不然而海内清明與天下相安於無事臣亦可藏拙匿瑕不𡡾於碌碌伴食也今環視四境之内在在民心已離處處土崩可畏其時難其勢難猶厝火積薪之下火雖未然而煙雲已滃然四出一發而不可撲滅矣倘及於亂為股肱者死足贖乎此臣所自量三也夫是三者皆所謂不忠之類自處之辱也一

之已甚再其何堪記有之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臣昔應召之時義在行與不行彼一時也固一大出處也今之日則在止與不止此一時也亦一大去就也臣安敢不審求其是而自甘於不忠之辱也雖然用壯者以力用老者以言諫行言聽即力已効矣力効即所以爲致身也臣在野猶在朝也諫不行言不聽則無所見功無所宣力臣雖備員左右不過血氣之軀而一籌未展竟亦何裨其在朝猶在野也由斯以談言用爲

上身用次焉故古之英君誼辟遇有衰老篤疾之臣不能受官則使人受言於家或當去國之日亦諄諄叩所欲言而聽其人之自去葢言在則即其人在也臣老矣篤矣且就木矣必不能僭爵受祿以苟富貴惟有此一得之餘爲可中犬馬之戀惟聖慈允賜骸骨臣不勝幸甚

乞休第三疏

臣仰誦綸言感激泣下實不忍再疏言去惟臣自筮仕

至今四十餘年雖不能有所建明而道義物身兢兢業業實不敢苟乃今晚節末路則易簀正纓之日也顧獨可苟焉而已乎葢從來論大臣有三上焉者得時行道致主澤民濟世運於平康著功名於竹帛此儒者分內事幼學壯行所汲汲望而赴之者惟此葢三公不爲貴而萬鍾不言富也臣白首應召豈尚有富貴之心哉亦過望及此耳乃自濫竊以來大工肇興征榷四出雖目覩生民塗炭禍亂將萌而臣誠不足以格天才不足

以興治上不能弼吾君於堯舜下不能拯斯世之艱虞詎惟有愧於莘耕版築之遺即漢唐而下諸所稱名世勳猷者亦不得追隨其步武之萬一是上焉者臣已不能矣若所謂下焉者則富貴利達之流君可則欣然而從之君否則頹然而順之旅進旅退姑委重負於他肩無咎無譽聊以苟且而塞責此在臣今日亦不能諱也夫燕雀處堂非不可苟一時之安倘人心已渙以至於不可收拾而身冒誤國之罪當此之際臣之肉其足食

乎葢羝羊觸藩本臣今所處之埶而舉大義以譲臣者必且曰惟鵜在梁不濡其咮然則下焉者又臣所不屑也必不得已而思其次其周任所謂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孔子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乎臣所欲奉以周旋以求悔過如是而已葢皇上往常論相嘗遲回數年不決一旦拔臣於隴畆授以國政何其斷也乃今待命累期不得窺青蒲一膝之地陳言累牘不能轉重瞳一眄之榮而頓令當日弓旌黯然無色故鄉猿鶴憐而望歸

有足悲矣矧復役役不休悽悽弗決一何集詬無恥至此也昔旣無所聞而誤徵之今又無所見而誤留之豈不傷堯舜知人之明褻朝廷置輔之體哉古人云廉遠地則堂高臣及今一息尚存求歸正首丘者葢不得其上思其次雖自爲出處亦猶爲國家計也惟聖慈容臣歸里使得爲碌碌無聞之人而一洗荷戈與祋之恥無令天下後世謂聖主勤思枚卜僅得一貪位慕禄之臣而卒齎志以歿也臣不勝幸甚

乞休第七疏

臣當衰殘之候而有篤癈之疾連月以來乞休辭俸俱未蒙允聖恩髙厚何忍固辭獨念臣足已廢矣猶尸位素餐臣寧忍乎名已虧矣猶靦顔就列臣寧忍乎臣爲是殊日夜不安而頃所不敢聲言者以奸書一事臣曾被竊鈇之疑而事猶未結不敢冒規避之嫌也今既屢經勘審奉旨裁決與臣無干臣固可以言矣請敬陳之臣非經濟學術可爲世用惟恃此一念朴忠或可結主

知取信於一二寮友及百執事以相與戮力同心輸誠報國此臣所挾以爲質者僅有此區區而已也祇緣臣生平闇望不能字人又兼之老病昏迷不善涉世故頃奸書事起遂以波及伏荷聖慈以臣叨備輔弼重惜國體深詔執事勿過搜索臣乃得掩其瑕疵不膏斧鉞及至府部等衙門會審之時取具招由亦首開輔臣沈鯉已奉明旨無容議臣益得逃於法比不坐深文雖曾有廵徼邏卒陰環臣寓偵伺譏察迄兩月而後解嚴而臣

首鼠深藏卒亦無所發覺雖臣原籍地方喧然騰播謂
臣已坐奸黨臣舉家驚怖欲死而久亦流言漸息保有
室家葢秋毫皆上恩也臣何敢忘亦何所不慊於心惟
是臣親疎內外朝野遠近之間見臣有此一番知其間
望輕鮮不足服人遂無復信臣朴忠者而臣失其質矣
臣將安所挾持與在廷諸臣尋往日之盟比肩而事主
夫大臣居輔弼之地者必能使天下信其心而後可平
章天下亦必能自重其身而後可以重朝廷臣自底不

類而至辱國辱寮友詒羞當世之士即噬臍有悔而拾瀋終難欲收之桑榆而已敗之鮮不可以登君俎矣顧猶可忝鼎足弼聖主處密勿嚴贍之地耶臣生性懦弱又適跛一足如婁師德即唾而自乾不見爲難惟士君子立身行已繩矩有定人品係焉臣雖不才不敢肩越蓋持已與待人異度量之與節槩可兼有而不可偏廢者也度量欲弘弘則宜含垢納污犯而不校節槩欲方方則宜章義貞志不容澳涊故待人寛而恕責已重以

周道各有攸當也昔宋臣呂蒙正不問朝士訕己者名及論事帝前辯析可否至補牘覆奏而終不變帝亦言其太執豈截然兩人亦惟義所在耳臣非曰能之願學焉不務爲休休之度而遂忘硜硜之節也假令臣徒見人不見已一幸及寛政即昂首伸眉日𨇾𨇾兩足前挽後推入長安門每晨焉如是每夕焉如是無論臣自顧其形影堪憐抑道傍觀者寧無指目臣竊笑而曰夫夫也老若此病廢若此又曾擬奸黨而厠名法司獄案矣

乃猶揚揚焉于于焉不自知止足若此也豈赤墀金馬之榮有繫之維之者耶居表儀之地而爲𡨚詬無恥者張赤幟則士風呰窳實臣倡之臣不應自菲薄至此故臣今病廢乞歸非止爲一身進退而實爲世道有深長之慮也伏望皇上憐臣苦情特允休致保全朽骨不令臣老眊日益再有罣誤以至於不可赦原臣不勝感荷

天恩之至

抵家謝恩疏

臣以衰朽殘廢屢疏乞休於七月十六日欽蒙聖恩特
賜矜允又頒賜路費銀兩表裏臣十七日具疏謝恩二
十日具疏辭朝二十一日黎明於私寓門前恭設香案
扶掖望闕行五拜三叩頭禮出京隨該行人司行人潘
珙沿途護送由眞定順德等府至八月二十四日抵家
臣原籍河南接壤畿甸計程僅可二十日而臣尩羸之
甚不耐馳驅又適經過地方連歲災傷閭里蕭條驛遞
夫馬倉卒難辦臣不忍更加趣迫以故其行之遲也臣

一入里門自幸骸骨得遂首邱之願如同再世之人仰荷生前不勝感激隨望闕叩頭三祝卜吉於九月初二日具疏陳謝伏念臣備員四載未展一籌愧非舟楫之才每致鼎餗之覆下失民望上負簡求在朝既泯然無聞在野豈恝然忘念惟拾遺補過諸臣之折檻已詳而明目達聰大聖之轉圜自切雖不能忘去國之懷又安敢為煩言之瀆獨憶昔濫竽密勿承乏擬票之日曾見得各衙門題奏本章有未奉旨者趣便補牘覆奏名曰

催本大都正本一而催本常二三乃煩使文案日增有妨清燕得無於御覽太勞而批答難驟乎蓋四海安危倘載於諸臣之累牘萬幾通塞取裁於皇上之一言朝野望殷軍國事重稽遲尚有叢脞停格豈無憂虞臣在道而惓惓不忘歸田而縈縈繫念者則為其關民社之休戚而恐煩君父之憂勤也伏望於魯論堯曰篇取一敏字以上接帝王相傳之統於周易卦文內祛一需字以常操聖神無逸之心或更於旃厦時有咨詢黼扆日

有臨御於法紀則剔其宿蠹於武備則振其積衰於去冬特降之德音而持之有常於近日兩頒之恩詔而踐之不爽則上下之情通而君逸臣勞海宇之生遂而民安事治吾君並堯舜而三斯世與唐虞無二矣故敢因陳謝之餘而併伸芹曝之獻臣不勝感刻祈祝之至

病危遺疏

臣本章句腐儒遭逢盛世誤蒙簡用謬陟綸闈伴食雖逾數年分毫曾無裨補歸田之後復蒙特賜存問朽骨

可銷鴻恩難報今臣之病亟矣不能復生矣臣聞古大臣有遺疏雖死不敢忘君也臣一息尚在敢憚昏憒而不思自効乎臣從幼善病未老而衰今且老死於藥裹中無日不檢方延醫臣聞之醫家云治已病不若治未病保衰年不如保壯年臣竊繹其義幾於保泰之說夫泰之一卦前三爻致泰也後三爻保泰也不言所以享泰者聖人之意微矣我皇上乘乾御宇四十餘年紀度修明中外寧謐不可曰非泰顧泰之對即否乘除理數

相循若環更無住足之地我皇上邇來祿光穆清使羣
臣不得一覲天顏雖神明洞鑒無微不周然獨知之契
終不若與衆共見之之爲公且大也易曰天地交而萬
物通也交而後通天地不能違也而況於人乎今上下
之情釜鬲而不交矣伏願我皇上轉圜納諫虛己用人
朝廷大政事大機宜一循萬歷初年故事聚精會神勅
幾綜務振其頹惰抉其壅鬱閣臣必親曰是予一人之
心膂也大柄懼其潛移矣大臣必補曰是予一人之股

肱也事權懼其旁落矣臺諫諸臣號曰耳目何爲吝惜一官而不自開發其聦明也内外諸司猶之百骸何爲久曠庶官而不使各効其拮据也法宫邃閟清蹕不傳所藉以通上下之情者惟兹章奏一線是國之脈絡也見爲當下而或經年不下見爲不下而有時特下待命者如籲天祈帝恍乎其不可必也以是不下者疑於煬竈下者疑於營窟而朝端紛紛之疑起矣則胡不明示可否而塞其疑實也廢棄諸臣强項骨鯁曾藉以持天

下之正論者於今僅存數人是國之紀也見爲迂狂而其言各有當見爲明棄而或陰用其言主爵者雖補牘屢請寂然其無聞也以是生者甘白駒於空谷死者抱赤臆以長終而國家謇謇之用鮮矣則胡不弘其茹納而速爲簡拔也國孰與立惟玆蒼黎是國家之元氣也元氣壯則國勢强元氣衰則國勢弱今江之南北山之東西朘削椎剥十室九空民貧思亂蓋脊脊然臣謂宜罷榷採之令減贍藩之田愼守令之選積逋可蠲者急

蠲之饑荒可賑者急賑之使四方萬民曉然知聖天子恤民德意庶可以培我元氣而綰結其既渙之人心也至於國家之根本所關最切者又莫如儲教東宫講筵不御久矣光陰如駛胡可再遲雖睿質天成而人情物理備載典墳非學胡以聚之皇長孫年逾十齡天眞内韞瑩然如未琢之玉養正聖功惟在今日語曰心未濫而先諭教其化易成也臣竊謂蠲古陳經親賢贊道不可不汲汲已此又萬世燕翼之鴻圖也夫是數事者皆

諸臣所已言所常言且人人言之不憚其煩者臣病中尋繹國家急務實無逾此臣亦何敢舍要言而支蔓以陳也伏願俯鑒臣愚惓然易慮無曰已治已安而恒若厲若惕以諸臣之常言為藥石以愚臣之緒語為導使是所謂治之未病保之未危者也宣鬱疏滯合千萬人之心思為一人之心思合千萬人之意氣為一人之意氣淪洽烝蒸天宇暢然家國天下情無不通宗廟社稷福以類應泰寧盛治可以保之永永而臣之犬馬微軀

雖死猶生也臣伏賫涕零不知所云